

厚
人

老许◎作品

雾

1933

老许◎作品

谍战 1933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战 1933 / 老许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9-03842-7

I. ①谍…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829 号

谍战 1933

Diezhan 1933

老许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田力

责任编辑: 李洁

特约编辑: 王宏亮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50千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 子

这一年的秋天来得极早。九月刚过，树叶便开始枯黄。起初秋风还不甚猛烈，树叶虽都摇摇欲坠，但仍挂在树枝上，像一只只断魂的金色蝴蝶。只是秋雨比往年落得更多更急，几场过后，树下便铺出一片血红色的地毯，而在这地毯之上，竖着光秃秃的树干和尖利的枝桠，像一排排刺刀，直刺向高远的蓝天和淡云。

浓浓的雨雾中，三田高夫隐藏在一片小树林里，手持一款最新型的照相机，对着前方三十多米远的一幢建筑“啪啪”地拍个不停。

这是一座欧洲古典式建筑风格的三层大楼，高高的底层勒角、大面积的墙身和厚重的檐头显示着雄伟和庄严，而台阶上承托着的六根巨人“克林斯”明柱和顶层衬托的希腊神庙样式的“山花”更在威严之中渗透着精致和华丽。只是连绵的秋雨让这座典雅的建筑陷在一片萧索之中，即便是外面的道路上也没有一个行人。

三田高夫喜欢这样的天气，这能让他心无旁骛地拍摄。他的一双三角眼紧紧盯着三楼的一扇窗户，手指不时按动着快门。许久之后他放下了相机，狞笑着又看了一眼窗户，似乎看见的不是结着冰霜的玻璃，而是一块飘着香气的肥肉。

突然，从余光中他看见从道路的拐弯处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身影，擎着雨伞正向这边走来。三田高夫皱了皱眉头，把照相机放回风衣口袋，随后右手就紧紧握住口袋里面的勃朗宁手枪，眼睛眯起来谨慎地盯着这两个人。

“这种鬼天气怎么还有人出来逛街？”

他嘀咕的时候，远处那个女人的嗔怪声也在空旷的街头响起：“都怨你，这么冷的天，还下雨，非要出来看苏俄的领事馆。”

“你不知道，这是哈尔滨最具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咱们明天就回东京了，再不看就看不到了。”

听到这对男女的交谈声，三田高夫松了一口气。不仅因为走过来的是一对

情侣，更因为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从言谈上判断，显然是从东京来中国旅游的日本人。

正思量间，这对情侣已走了过来，猛然见到树林里的三田高夫，先是一惊，随后就笑逐颜开。

“先生，你好，能不能……帮我们……”男人手里拿着照相机，一边指着苏俄领事馆一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看来“照相”这个词还没学会。

三田高夫本打算和同胞寒暄片刻，但一想到自己的工作，便扔下了这个念头，用汉语说道：“没问题。”

说完，他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照相机，忙着帮两人取景。但就在他将要按动快门的一瞬间，三田高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在相机的取景框里，不光是这对情侣的笑脸，还有两只对自己举起的手枪！

三田高夫觉得浑身的汗毛孔都一起迸张开来，一瞬间冷风就钻遍了全身，他猛地扔下照相机，右手飞快地伸进风衣口袋里，但手指尖刚刚触到枪把，“啪啪啪”三声脆响便凄厉地在空中响起！

三田高夫只觉得胸膛剧烈地震了几下，随即眼前便出现了三股喷涌而出的鲜血，他嘴里的惨叫声还没来得及发出，两颗子弹又刺破秋风直扑过来。

这一次，他直挺挺地被击倒在地，他瞪大了眼睛，但眼前的一切景物却在飞快地消逝着，只有声音更清晰地传进耳朵，除了呼啸的冷风和飞鸟惊恐的鸣叫声以外，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三田，你还想得到那份情报吗？”

目 录

第一章 金条和狙击步枪 /1

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荣桂下意识挖了挖耳朵，他在电话里清楚地听到砸桌子的声音，声音之大几乎盖过了松泽园治同时发出的咆哮。

“这已经是一个月以来的第四起暗杀事件了，你们警察厅都是吃干饭的？”

第二章 保险柜 /21

想着许从良的千叮咛万嘱咐，酸猴子小心翼翼地按下台灯开关。

台灯亮了，随即酸猴子的心也豁然敞亮——随着灯光亮起，保险柜的侧面缓缓伸出一个夹板。酸猴子兴奋地奔过去，只见夹板上明晃晃地嵌着六个按钮！

第三章 马半仙 /41

但话音还没落，马半仙突然变了脸色！破口大骂道：“穷要饭的，滚一边去！大爷看了你这号人就他妈的恶心！”酸猴子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大耳刮子又已经重重地扇到了脸上！

这一下把酸猴子打得两眼冒金星，耳根子嗡嗡作响，足足转了一个圈才勉强立住，而这时马半仙低沉的声音也在他耳边响起：“快走！有鬼子盯着我！”

第四章 破案的艺术 /61

“当然，等你去了奈何桥，我送你一百张十亿元的钞票。”等酸猴子坐上来，许从良示意警员开车。随着摩托车突突的启动声，酸猴子醒悟过来。

“你是说冥币！对了，鞋印上还沾着白色的像碎细纸条一样的东西，那一定是纸马的尾巴、鬃毛之类的。”

第五章 松泽惠子 /85

这更是大出许从良的意料，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小

林觉已拿出一张嘉奖令念了起来：“鉴于哈尔滨警察厅北郊警察署署长许从良打击反满抗日分子，成绩斐然，特予表彰，即日起晋升为六等警官，授三等警正警衔！”

第六章 呼延小姐 /107

“调头，快跟上警车！越快越好！”许从良忙喊，同时从兜里掏出几张钞票甩给车夫。

果然，当车夫气喘吁吁地拉着车刚跑出两条街，骇人的枪声便骤然响了起来！起初只是一两声，但随即便枪声大作，俨然有十数条枪在同时开火！

第七章 “白菜叶” /129

等李立军喘息了几口，拿着铁刷子的手下踱步过来，幸灾乐祸地瞅了瞅李立军，然后将铁刷子置到他的肩膀头，紧接着就是向下用力地一划！被热水烫过的皮肤已变得像纸一般薄，再加上那带着倒刺的铁刷子，李立军胳膊上的皮肉顿时像被撕碎的纸片一样飞散开来！

第八章 自我牺牲 /151

还没容他开口，李立军那只本已动弹不得的手猛地抓住了许从良的肩膀，他无比坚定地说：“不要和我这个垂死之人争了！如果、如果能换来这个结果……那就是我为党又做了一个贡献……我死、死也无憾了！对了，你一定再告诉林森：他的饭店里缺两个做川菜的厨子。”

第九章 年三十晚上 /171

吉村正要答话，一个士兵飞奔过来，兴奋地报告：“队长，我们发现了那个人的脚印！”

黑暗中吉村秀藏的眼睛猛地一亮，马上冲士兵摆了摆手，掉头冲许从良说：“我这边还有公务，改天再聚吧！”

第十章 发报机 /195

酸猴子送信儿回来，果然在死信箱里找到了呼延小秋留的纸条。

纸条上只寥寥几个字，却看得许从良心惊肉跳——我已被松泽监视，暂停止一切联系。

第十一章 三双皮鞋 /217

几乎与此同时，蔡圣孟也匆匆地向话剧院赶去。他拎着三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三双高档的意大利皮鞋。三双鞋倒也不沉，但他的手却很疼，那是刚才扇给赵掌柜的那一巴掌造成的。

第十二章 生日晚宴 /239

惠子身着一身洁白的百褶裙，既典雅大方又不失清纯靓丽。松泽园治也是衣冠楚楚，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

“他妈的，谁能想到这家伙穿上军装以后就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许从良在心里连啐带骂了好几句，脸上却带着笑容和众人一起拍起了巴掌。

第十三章 去苏联学习的同志 /261

林森惨然一笑，紧紧抓住刘闯的手，忍着剧痛艰难地说：“兄弟，人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刚才我们在这里厮杀是为了赴苏联的同志，现在我们受伤的留在这里，也是为了同志……记住，为了同志而牺牲死得其所！当有一天，你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时……你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第十四章 那七爷 /283

“敢情这些你都想到了呵，那还叫我来干什么？是不是脑子想得太累了，想放松一下呵？”许从良一边揉着呼延小秋的乳房一边笑嘻嘻地问。

第十五章 假结婚 真洞房 /305

“你、你吃的是大烟膏子？”

“大烟膏子”四个字一冒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愣了片刻之后，两个汉子猛地冲到大烟袋锅子面前，一个搂住他的肚子，另一个上前就要掰他的嘴，口中大吼：“你他妈疯了！快吐出来！”

第一章 金条和狙击步枪

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荣桂下意识挖了挖耳朵，他在电话里清楚地听到砸桌子的声音，声音之大几乎盖过了松泽园治同时发出的咆哮。

“这已经是一个月以来的第四起暗杀事件了，你们警察厅都是吃干饭的？”

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荣桂下意识挖了挖耳朵，他在电话里清楚地听到砸桌子的声音，声音之大几乎盖过了松泽园治同时发出的咆哮。

“这已经是一个月以来的第四起暗杀事件了，你们警察厅都是吃干饭的？”

“是、是，我立刻派人搜捕！”金荣桂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急忙回应。

电话另一端，日本关东军哈尔滨情报部机关长松泽园治阴险地哼了一声：“搜捕的工作由我们关东军宪兵队负责，你们警察厅加大巡逻力度就是了，但有一项要紧的事情你要派得力的人去办！”

金荣桂刚松了一口气，便被松泽园治的后一句话弄得又紧张起来，他屏息听完，连连点头，“是，我明白！”

“你真的明白？那么事情办完之后怎么做？”松泽园治阴恻恻地问道。虽然没有旁人，但金荣桂仍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说：“我保证他永远不会吐露一个字。”

看着松泽园治满意地放下电话，他的心腹小林觉纳闷地问：“将军，那项任务你真要交给警察厅去办？我觉得，以他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完成。”

松泽园治遗憾地叹了口气，说：“这个我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一直是三田君负责，但他已经遇害，陆军总部限我们在三天之内拿到这份情报，临时换人也是来不及了，不如把这个包袱甩给金荣桂，死马当活马医吧。”

说到三田高夫，小林觉狐疑地说：“三田君明明已经弄清楚了密码，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松泽沉吟道：“他一定是有了比密码更重要的发现，只是现在谁也无从得知了。”说完，他瞅着窗外阴沉的天空，话题一转，“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把杀害三田君的凶手查出来！这个人在一个月以内已经进行了四次暗杀活动，而且都是针对我们关东军，手段高明，不露痕迹，肯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些反满抗日分子必须清除干净，否则我们在满洲就永无宁日！”

松泽园治不喜欢哈尔滨的这个秋天，“酸猴子”也是，特别是现在。因为他虽然举着一把大伞，却被雨浇成了落汤鸡，而且还被人不停地训斥着。

“奶奶的，你小子把伞打牢了，雨都浇下来了！”声音来自地下，一个东北人家特有的地窖里。

“我说大哥啊，这大雨天的，你钻到地窖里干什么？”酸猴子用湿淋淋的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不停打着寒战。但话音刚落，他就呆住了，同时浑身一阵燥热，一块黄灿灿的东西从地窖口被扔了出来。他没见过，但知道，这就是金条。紧接着，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金条接二连三地甩到了他的面前。

酸猴子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直勾勾地瞅着这四块金条，喃喃道：“大哥啊，敢情你这几年没少捞啊！”

“捞个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拼死拼活地就攒了四块金条，已经清廉得不能再清了！”笑骂声还来自地下，但马上就变成了纯骂。“奶奶的，伞呢？浇死我了！”

酸猴子这才发现，手里的伞正给金条遮风挡雨，他忙把伞又举到地窖口，疑惑地问：“大哥，不是就四块金条吗？还有——”

话没说完，酸猴子就彻底傻了，瞅着从地窖口伸出来的东西，他干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两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

酸猴子不是害怕，因为地窖下面的许从良绝对不会冲他开枪的，他说不出话是因为这两把精美、崭新的步枪他从来就没见过。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但他没顾得上问这个，而是瞅着从地窖里爬出来的许从良，呆呆地问：“大哥，你这是要干啥啊？”

“要干啥？还不是因为金荣桂刚才打来的电话。”许从良把地窖盖子盖好，扛起两把狙击步枪往屋里走。酸猴子捡起那四块金条，一边摩挲着一边说：“敢情大哥也有怕的，我觉得没啥大事，或许是让你回去继续当刑事科长呢。”

“我就纳闷了，你小子这五年是不是白活了？一点长进也没有。五年前你十二岁，现在还是十二岁的脑子！”

“那年我十三。”

“我说的是周岁！”

“就算你说得对，可我怎么没长进？那时候我看到金条肯定得晕过去，现在啥事没有！”酸猴子瞅着金条舔了下嘴唇，然后忙着给许从良找干净的衣裳。

“还用见到金条？你那时候见到十块钱就能晕过去，一天偷不到十块钱，那帮要饭花子也把你打晕了。要不是我把你从魔窟里救出来，你小子早完了！”

“不对，是一天二十块，我技术没那么差。”没等许从良说完，酸猴子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吹起牛来从不眨眼。”许从良脱下沾满泥水的衣服，伸手接过酸猴子递过来的衬衣，“我告诉你，我不光比你大十岁，我吃的——”

“你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你睡的女人比我睡得更多，除了眼睛没我大，剩下的都比我强。对吧？”

“你小子还没睡过女人呢，等你睡过了再和我比这个。”许从良努力睁了睁他那双细溜的小眼睛，言归正传，“金荣桂那老东西一个月前让我回家休息两个

月，现在时候还没到就突然叫我回去，肯定没安好心。”

“一朝天子一朝臣，金荣桂当上了第一任满洲国警察厅长，肯定要显显威风。你是满洲国成立前警察厅长的红人，他金荣桂不收拾你收拾谁啊？不过，三把火过后，他还得用有能耐的人不是？我估计啊，这次就是让你回去赴任。”

酸猴子虽然贫嘴，但分析起正事来却也头头是道。不过许从良却似乎全没听进去，等他说完，忽然问：“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天啊，怎么了？”

“要是叫我回去，或者把我发配到哪个偏僻的乡镇警署，金荣桂随便在哪个工作日把我叫到警察厅办个手续就是了，何必在礼拜天找我呢？平时他那点精力都用在别的娘们身上了，礼拜天不得侍候自己老婆啊！”许从良将笔挺的西裤穿好，然后拿着把小梳子拾掇起头发来。

酸猴子眨巴了两下眼珠：“也是啊……可或许是有什么重要的案件，非你不可呢？”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许从良满意地点点头，“肯定是这么回事，但如果是非我不可的案子，我要是办成了，他金荣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

“那……那是怎么回事？”酸猴子想不出来了。

“说你笨，你就是个笨。”许从良叹了口气，将毛呢黑风衣上沾的一点灰尘掸掉，又对着镜子摇头晃脑地把领带打理了一下，才说，“这是一件十分重要、可谁也办不成的案子，金荣桂得找一个替罪羊，所以他才想到了我！”

酸猴子这才明白过来，一把拽住许从良。“大哥，那你可千万别应承下来，哪怕是让他撤职，咱也别去送死啊！”

“干吗不应承下来？”许从良将礼帽戴上，又对着镜子臭美了几秒钟才开口，“我忍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风水轮流转，我怎么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

“可……可这风险太大了……”

“没风险那还能叫做机会吗？在这个社会上混，你不能指望凭运气抓一把好牌，关键的是你抓了一手坏牌，还能把它打好！”许从良冲酸猴子笑笑，随后正色道，“酸猴子，你去金盛园定个包间，把刘闯也找来，咱们兄弟好好商量一下。要是六点我还没到，你们俩就别等我了。东三省都成了小日本的天下，你别在这里待着了，拿着金条去关里做点小买卖啥的，那两把枪就送给刘闯，能派上用场。”

酸猴子终于明白许从良冒着大雨取出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了，他刚要开口，

许从良已擎着伞走了出去。离别的痛苦突然袭满酸猴子全身，他眼圈一红，哽咽道：“今年是他妈的什么鬼年头啊！满街的鬼子兵，还让不让人好好活了！”

远远地，传来许从良嘿嘿的笑声，“今年呵，是满洲国大同二年、小日本昭和八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还是公元一九三三年。”

外面秋风寒彻骨，但哈尔滨警察厅大楼里却温暖如春。迈步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脚踩着溜光水滑的大理石地面，许从良不禁在心里暗骂：“狗日的金荣桂倒会收买人心！”

虽说这段日子他在家赋闲，但警察厅里的消息也探听到不少。

先是在第一场秋雨下过之后，金荣桂就让锅炉房开工了，一天三遍的暖气供应让整个警察厅温暖如春，接着就是大家的交口称赞。

对于这些，许从良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现在警察厅里上上下下都是金荣桂器重的“精英”，放眼看去，各个部门的要职都是他的心腹担任。金荣桂瞧不上眼的仍有几个，但现在他们不是被剥了官衣，就是被调到了偏僻的警署，再有的就是像许从良这样，被金荣桂笑眯眯地差遣到了家里。

经过刑事科门口的时候，许从良向里面看了几眼，只是物是人非，在办公桌前坐着的换成了叶勇。这个身材魁梧的家伙是金荣桂从新京（长春）带过来的心腹，十几年来一直在他的身边充当一个猛张飞式的先锋官角色。

叶勇一抬头，正看见许从良在门口，皮笑肉不笑地打起了招呼：“这不是许科长吗？怎么有空来厅里了？”

许从良嘿嘿一笑，指了指楼上：“金厅长找我有事。”

叶勇装模作样地“哦”了一声，然后指了指办公桌上的一大摊案宗说：“你看，这刑事科简直太忙了，等有空一定请你过来坐坐啊！”

他把“刑事科”三个字说得重之又重，许从良明白这小子是在故意炫耀，不过许从良也懒得理他，打了个哈哈便转身上楼。但叶勇炫耀的声音并没停止，从刑事科屋里一直传到走廊。“刚刚又有一个日本人在苏俄领事馆门前被杀，这几天一定把眼珠子给我瞪大了，遇到可疑人员严加盘查，找到线索的话，本科长在厅长面前给你们请功！”

这句话在当时并没引起许从良多大的注意，他更关心的是金荣桂找他做什么。

金荣桂今年整五十岁，身材已经开始发福，和肥肉一起增多的还有他的城府。见许从良进来，他假模假样地寒暄了几句，然后才进入了正题：“许科长，我把你找来是有一件公务需要你来办，而且放眼看咱们警察厅，除了你谁也没这

份能耐。”

许从良心里暗骂：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把刑事科长的位置交给叶勇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我来？

心里虽然骂着，但他脸上却堆满了笑容，说：“厅长您客气了，什么事情您交代就是。”

金荣桂压低声音，神秘地说：“这不是普通的公务，而是一桩涉及苏俄的案子。”

“苏俄？”许从良颇感诧异。

“这话说来就长了。你知道，咱们满洲国刚建立一年，很多机构都是刚刚建立。结果呢，苏俄政府就利用我们一些部门交接的混乱弄到了一些档案资料，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满洲国来说十分重要，而且据可靠消息这些资料就藏在苏俄驻哈尔滨的领事馆，而且是领事的办公室里。今天早上，新京那边就打来电话——”金荣桂神秘地又将声音压低一些，“而且是郑孝胥，咱们的总理大臣亲自打过来的！”

许从良惊讶地“啊”了一声：“这事都惊动总理了？”

金荣桂苦笑了一下，说：“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了吧，而且给我们的期限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些档案资料弄到手！这么要紧的事情除了你，放眼警察厅也没第二个人能办到。”

这话许从良信。他知道，如果不是自己超群的侦破技术，金荣桂早就把自己“发配”到哪个穷山沟了。

瞅着金荣桂那双肿眼泡，许从良笑道：“放心吧厅长，这都不算事儿。只是……”他犹豫了一下，“只是我需要苏俄使馆和相关人员的详细资料。”

见许从良接下了这个任务，金荣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掏出钥匙把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打开，取出一个牛皮纸公文袋。“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应有尽有。里面还有一个微型照相机，到时候把资料都拍进去。”

许从良接过来并没看，心里飞快地盘算一遍后商量道：“厅长，我回去仔细看看，明天就拿出一个方案，您看行吗？”

“没问题！”金荣桂爽快地答应下来，然后又加了一句，“等你拿出具体的方案，我再抽调一组人马供你调遣！”许从良笑笑，告辞而出。

他走后没多久，金荣桂的办公室里就多了三个人：机要室和特务科的负责人白受天、司法科和收捐科的科长蔡圣孟以及叶勇。

这是金荣桂手下的三个“英才”，分管着警察厅最重要的几个部门。虽然金

荣桂也知道，老百姓称呼这三个人叫“白菜叶”，而且在这个外号之前还加上一个“烂”字，但那又怎样？老百姓一万句话也抵不上当官的一张嘴，爱叫就随这帮穷鬼们叫去。

金荣桂招呼三人坐下，然后冲叶勇说：“你从保安科抽调几个人，过两天交给许从良调遣。”

“好！”叶勇粗声粗气地答应着，随即看到厅长颇有深意的一瞥，立刻明白过来。“您放心，我会选最得力的人。”

“圣孟，你马上弄一份善后的文件出来，等许从良的行动一结束，就能派上用场，免得拖拖拉拉被人怀疑。”金荣桂又向蔡圣孟吩咐着。

“是，是，一会儿我就去做。”蔡圣孟点头哈腰地连连应承着，自从几年前他被金荣桂从监狱里捞出来以后，这个贪污军饷的军需官就对恩人感激涕零，虽然在外面终日仰着脑袋，但在金荣桂面前从来都谦恭地低着头。

最后，金荣桂把目光落到戴着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的白受天脸上。白受天是他的学生，也是心腹中的心腹，从十几年前给他上刑侦课的那一天起，金荣桂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敏锐、干练、计谋多，怎么看都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对于白受天，他几乎都不用怎么吩咐，甚至一个眼神之后，白受天就能领会领导的意图。

此时便是。看到厅长投过来的目光，白受天扶了扶金丝边眼镜，微笑着禀告说：“我马上就派人盯着许从良。”

金荣桂满意地点了点头，挥手示意三人下去。然后他悠闲地卧进沙发里，嘴里喃喃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说着，他忽然想起了许从良，眨巴了两下眼睛之后，金荣桂轻轻叹了口气：“可惜了。”只是声音虽然惋惜，但他脸上露出的却是一丝狞笑。

离开金荣桂的办公室，许从良脸上的笑容就消失殆尽。金荣桂的声音很快就抛到了脑后，耳畔还回响着来时叶勇的声音：“刚刚又有一个日本人在苏俄领事馆门前被杀了……”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许从良敏感地觉得这件事情古怪至极，也预感到招上的这个麻烦比自己想象的要大，而且大得多。他并不担心这个“涉外案件”如何侦破，他相信以自己的脑袋肯定能想出办法来。最令他不安的是，从金荣桂的笑容背后他隐隐嗅到了一股杀气！

“妈的，这哪是什么侦破案件，分明是让我往枪口上撞嘛！”许从良暗骂了一

句，向刑事科斜对面的卫生间走去。

待了几分钟，看到叶勇急匆匆地上了楼，许从良忙闪身出来，冲刑事科里原来的一个下属喊道：“王强，过来一下。”

王强抬头见是许从良，忙跑过来，不过脸憋得通红却只叫出个“许”字，看来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称呼前任的“头儿”了。

许从良笑着摆摆手，示意他不用在乎什么称谓，然后问：“苏俄领事馆前死的那个日本人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个月以来已经有三个关东军军官被一个神秘枪手暗杀了，这事你知道吧？”

“知道，怎么了？”

“今天又有一个日本人在苏俄领事馆旁边不远的一个小树林里被枪杀了，上头认为也是那个神秘杀手干的。”

“这个日本人也是军官吗？还有什么细节？”许从良来了兴趣。

可王强却摇了摇头，说：“这案子根本就没落到咱们警察厅，从一开始就被宪兵队接管了。只是抬尸体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说被杀的那个日本人没穿军服，那就应该不是军官了。”

许从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谢了王强之后离开了警察厅，直奔苏俄领事馆。

瑟瑟秋风中，许从良在领事馆附近的那片小树林里转来转去，瞅着树林里泥泞的脚印和仍存留着的几摊血迹蹙起了眉头。

显然，现场已经遭到破坏，从脚印中发现不了什么线索了，但这些血迹却让许从良陷入了沉思。而且，站在这小树林里，许从良还萌生了另一种疑虑。这片树林既没什么景色，又没有供休息用的长椅，这个日本人肯定不是为了休闲或者赏景才在大雨天跑到这里来的。

那他干什么来了？许从良把视线向远处投去，盯着几十米开外的苏俄领事馆。难道是为了它？

从得知这项任务和苏俄领事馆有关，许从良就把它和日本人被杀这件事联系起来。就像王强所说，这一个月来哈尔滨突然冒出了一个神秘杀手，专杀日本关东军军官，除去今天的这个，已经有两个少佐和一个中佐被枪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许从良的疑虑就在于此——既然这个杀手专拣硬柿子捏，那么今天被杀的这个日本人肯定也有来头。但他又没有穿军服，如果不是日本关东军军官，那会是什么来历呢？

他正琢磨着，一小队关东军士兵出现在了街头，而且正向这片小树林走来，

再走近一些许从良发现领头的竟然是个中佐。

“你是干什么的？”看到许从良在树林里转悠，一个士兵提着枪跑过来呵斥道。许从良瞥了眼小鬼子，慢悠悠地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了警官证递了过去。

士兵看了两眼，马上交给了带队的中佐，许从良也立在一旁打量着对方。

这个中佐长得大出许从良的意料，在他的印象里，小日本一个个都小眼吧唧、塌着鼻梁，可这个中佐却是高鼻梁、浓眉大眼，长得十分英俊。

他正打量着，中佐已走到他面前，将证件递还给许从良，说道：“我是关东军驻哈尔滨宪兵队副队长吉村秀藏，许警官来这里是做什么？”

许从良大咧咧地说：“这里不是有命案发生吗？我是来查看现场的。”

吉田秀藏冷冷地扫了许从良一眼，说：“这个案件已经归宪兵队负责了，你们金厅长没交代吗？”

许从良既不气也不慌，反而蹲在地上，瞅着那一大摊已经干涸的血迹喃喃着说：“抓人宪兵队在行，破案可不行。”

“八格！”一个日本兵咒骂着就要冲上来，吉田秀藏脸色一凛将他喝下，然后好奇地瞅着许从良：“看你的意思，是发现线索了？”

许从良捏起了一撮带血的泥土，捻了捻后说：“今天一天都在下雨，这条路上几乎没市民经过，如果一个人在这空旷的街头向你走来，你会不戒备吗？但从喷到地上的血迹来看，是近距离开枪所致，距离不会超过十米。如果凶手能离被害人这么近，那就说明被害人没有提防。那么，凶手很可能是被害人认识、并且不存戒心的人。”

这一席话说完，吉田秀藏的脸色忽变，原本的冷酷换成了欣喜，他忙问：“还有什么？”

许从良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故意遗憾地说：“要是能有被害人的资料，我应该还能有新的发现。”

吉田秀藏眼睛一亮，几乎就要开口，但嘴唇动了两下后笑道：“谢谢许科长的提示，如果案情有需要的话，我派人去警察厅请你。”说完，他向许从良微微点头示意一下后，带着手下向远处走去。

看着吉田秀藏的背影，许从良冷笑一声。虽然这个宪兵队的副队长没有说出死者的身份，但反而证实了他的身份很重要。更让他得意的是，还有一条线索他没有告诉吉田秀藏，除了熟人能让死者放松戒备，本国人也会让他的戒心大减，那么这个杀手如果是中国人的话，他很可能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

“我可不是汉奸，告诉你这个干啥？你就在死者身边的人里面找去吧！”许从